



09697

王奉常集卷之四

文部

序

再壽張封君序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王子家吳中與嘉禾稱異省實錯壤而居故其民俗
 喜好多與吳同地宜農桑饒衣食之源有餘則推而
 逐什一積著之業故多起大家然多不能好行其德
 而偷爲一切媮惰之行其子弟皆鮮衣怒馬而放逐
 聲利之間黠者與猾吏通以雄長其鄉愚者日湛於
 王奉常集

卷之四

游閒以破其產故其家亦旅興而旅廢吾僚長張大
 夫嘉禾大家也乃其父望山翁獨不然翁始起諸生
 嘗有意當世而不達已入貲太學爲太學生雅非其
 好也家故饒於財翁操贏而息之業日以大常喟然
 嘆曰吾口體厭梁綺而身兼逸樂之奉賴 上恩不
 貲即粟米麻絲之供所與報幾何吾將教吾子以事
 君之義是時大夫生而穎異翁蓋即名以見志云家
 治尚書翁爲擇明師走重幣吳中延而身莊事之里
 中博士弟子以文學行誼稱者翁必令大夫與偕凡
 里閭間奇衰游閒之事一切不入於大夫之耳以故

大夫生而無子弟之過一意治經術以成進士爲比部郎五載出典大郡翁常竭奉入以佐之以故大夫出而無俯仰之累所至廉潔有聲連以高第擢今官間欲請祿養翁曰吾安吾里中父老若謹事天子毋溷乃公爲也益折節爲恭謹所遇即廝養必身下之而元妃沈夫人尤有奇節自誕大夫後即布衣齋素異室而居與翁實媿德云至是翁年七十而沈夫人六十有八皆健在無恙翁貽書大夫曰慎毋効世俗禮稱壽故大夫匿弗聞而三司幕僚若經歷黃子輩潛請於某曰清和之月五日實翁七袞初度之辰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二

三百九十三

願得公文以壽余載忝大夫未僚於翁父執也誼不得辭而黃子輩亦載受大夫長育之恩且三年於茲矣念無以効涓涯於大夫而身願事翁不可得則維是千里之一觴與不佞之謏辭爲懽而大夫安得固辭之也大夫功德徧於十三郡尸而祝之者寧獨我二三幕僚惟大夫不自有其功德而歸其教於翁惟二三幕僚猶吾子弟也無以爲大夫報而歸其壽於翁翁其憑而受之即里中子弟無不善豪者藉令鮮衣怒馬而縱倡樂以觴其親所得孰與翁多也

壽潘大司空六袞序

皇帝紀元之七年御史大夫潘公治兩河功成狀上
詔以給事中覆視如所上明年論功超拜大司空青
宮少保予一子廕公疏辭不允諸故人門下士頌膚
功而侈異數者相屬也而公於受玄圭之日年始六
袞矣世懋以計吏歸謁公於淮陰公顧謂世懋曰世
以不佞爲有殊能於水乎夫不佞安所用能也席

主上神聖廟筭堅定而行之夫亦由行水之道而已
世懋退而深惟公言不吾欺寧惟治水即持是以壽
公可也蓋天下性而已矣水之性循之則治拂之則
亂人之性循之則壽拂之則傷其道一也今夫四瀆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

所從來遠矣其日夜奔瀾而赴於海非由天造非由
人濬水自爲道也自古及今言治水者非一家有能
外水之道而自爲道乎夫河之入於淮而壅也則崔
鎮之決爲之也淮之入於海而壅也則高堰之決爲
之也崔鎮決而徐邳爲壑高堰決而高寶爲壑是二
決者豈其性哉譬之於人五情之失調以稍至於踰
閑而已故善治性者閒邪而反之於誠善治水者防
潰而歸之於故自議者之不惟其故而各以其意爲
之任之以自決見謂節宣而不知水之性可下而不
可旁任也殺之以別流見謂更始而不知水之性可

一而不可分殺也。疏之以多方見爲利導而不知水之性可水疏而不可力疏也。其始出之於私智而其究歸於無可柰何。故卒以其身殉而無益公之言曰：吾治水無他，吾以河治河，淮治淮，以河淮之水治海而已。吾塞兩河之決而兩河之水歸水歸而流駛流駛而沙去沙去而入海之道通入海之道通而徐邳高寶之不爲壑也，六軍萬舸之不爲梗也，一舉得之矣。始至之日，群議紛呶，外訌中叛，飛語卒至，公徐起而排之不隨不撓不震不崩，從容指顧，群力畢効，以就吾之成筭。版築旣施，兩河就道，神龍徙舍，所在爲王奉常集。

卷之四

陸若執左券而錙息銖贏之無爽，則公之性先定也。蓋公所難不難于排水而難于排天下之異議，不難于治水而難于明水之性，不難于治水之性而難于治已之性。呂梁之險懸沫千尺，善泅者伏忠信而蹈之，若平地焉，非以其無私耶？人不難以無私蹈水而謂公難以無私治水，無是理也。昔者禹乘四載足跡幾徧天下，胼胝犂黑之狀，人不堪其勞，然而頌明德者曰：禹行所無事也。禹之身勞而心逸，是以功被於四海而壽躋於百年也。公凡三領河隄使者，肅皇帝時功成而憂去，莊皇帝時功垂成而毀去，當是

時公身坐版築間疽發於背不自休天下忠其危身而奉上也將公於其時治性之功猶有待耶及是役也任益專功益鉅而公之忠信日以益固所明乎水之道者日以益深世懋凡再見公於淮陰體之莊而舒者日以益堅氣之肅而和者日以益裕功濟六軍烈垂百世賞冠一時而身際其間若無與者書不云乎心逸而日休禮有之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吾于是知公治性之功成矣豈向之所謂疽而從事者形禹之形而今之所謂休逸而神明者心禹之心也吾故曰持是以壽公可也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五

章元
清全

壽李蟠峰尚書七袞序

天下之大莫大乎不以爲名夫無名天地之始也人生而有其質不能以無名夫惟不能無名也而有能不以爲名乃始近於無名是曰生人之初之理人之初未有不壽者也故君子於此可以觀焉蓋吾觀於域中何其鼎鼎焉角立競雄而自多其所也大江以西文物所萃由國初至於今鉅公卿至不可計數是能無崇秩厚閭之是侈裘錦衣玉之爲泰以雄長其鄉而子弟其邦人大夫者乎是其所爲名至淺也則有鄙而不屑者曰夫夫曷能去其身雄也吾工吾詩

若文而令後世有稱焉吾百尺而頽瞰之矣乃其役於名誠汲汲矣則又有薄而不安者曰抑末也孰與吾無一椽之產十畝之宮以伯夷魯史其身而稱世所謂鄉先生者乎是其術彌高其名彌固而後之儒者猶有言曰未聞道也名至於爲道則極矣夫道烏乎不在而烏乎爲名有名斯有執而孔子曰吾何執吾以爲有執非其大也則後世之所謂學道者然也是學也江之西以爲吾術跨天下而終莫之勝故其實或不能出於前三者而其名必依之以爲尊若是者亦不可勝計而大司寇李公獨不然公起郎署爲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六

章元
四百八

二千石積功勞至八座歸臥不出一時罕與伍而公所與當若田畯野老新建尉行部至公鄉公却行而揖之具延爲上客竊意公所屑意不在此而時時微公所手輒一編爲歌詩不去口而膾炙人口亦無筭然公雅不以文人自名用是怡吾性靈而已公旣絕迹不入城市某嘗一入公之鄉登公之堂稅不藻里不模門不施行馬清夷貞素遐邇一聞臺使者每有所揚屹輒席公爲光而公偃僂故磬折一尉時態也蓋公喉舌天府而黜無自貴之容爾雅執林而嘿無自才之色清節標一世而退然不見有自賢之意若

是公於道爲聞耶未耶公所學爲道耶爲道之外耶然天下不以名公曰道學之士而公亦不以自名讀其書覲其容若不知道爲何物者吾於是知公所得之大矣彼其於世所豔第一義而皆不入於心以匏繫吾天其肯傷天地之委和而有一悖於生人之初之理者乎公今年七十矣而髮蒼然而齒鏗然而目炯然而手足踴然其將出而霖雨天下與或以永著蔡其鄉人均之乎爲未艾也豈所謂近於天地之始者乎或者曰古之人壽者必有術公年七十而五官百骸健舉若是是得無有解於彭聃之術者子盍問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七

子伏
三百五

而嘗之噫嘻公貴而不以名文而不以名清而不以名至於道而終不以名而乃名養生主耶即公於導養薰修之術有之而吾終無以窺其際矣某之視公父行也子弟之壽其父兄當踦而觴不當以言顧世能稱公之賢祈公之壽而竊以謂見公之大者莫某若也遂次而書之以爲公壽

壽太保嚴公七袞序

嘉靖辛丑 世宗肅皇帝策士得人爲多爰立者三公登八座者無慮十數公而功德最鉅林泉無恙者曰養齋嚴翁松谷陳翁嚴翁相 世宗最先予告歸

陳翁相 穆宗則又歸兩翁既同榜位相埒歸而名
偕重又齒相若也天下以兩翁健飯爲盛世上瑞云
今年春陳翁有子爲今 皇帝講臣以父七袞請急
歸詔以 先帝師傅臣允之而壽以內帑金幣於是
海內豔爲異數而嚴翁實同時七十諸郎君尚藏修
無在 皇帝左右者有司不能白於 上而獨其門
生故吏鄉人子弟前而趨爲壽世懋之先君子實舉
辛丑進士兩翁之視世懋皆父行而世懋以嘉靖已
未爲嚴翁所取士故事吾師嚴翁獨莊而矜其行事
獨悉歸自豫童聞翁初度之辰亟執爵而拜曰維吾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八

子伏
四百一

師稱病 世宗之世海內雖延頸復出而不能無虞
於眠食自時厥後歷 兩朝益用難老以厚集於厥
躬搢紳先生之述云專精神簡思慮遺世無憂者之
大效然也乃世懋竊謂談者晰於人事矣尚未測有
天道焉夫陳翁之貴在日月之際而嚴翁之功在否
泰之交則難易較然也何以明其然也嘉靖之季國
蠹官邪岌岌乎殆矣旋紐幹樞是在華亭及翁兩三
人耳當是時翁上協華亭公之忠而下信陸大夫之
直以其身障狂瀾挽澆風而登之潔明休安之世可
不謂難哉逮夫人官旣澄國是既定 天子若曰台

憫勞以銓其入而贊台密勿翁從容諷議持一載餘
公可驟躋諸郎君可次第丞郎也而翁一旦若力弗
任者固引而去至使天下不能窺其跡即有知者以
爲有託而畏焉爾矣夫翁不難于品流澄淆之日而
難于從容諷議之時即有畏者不當若是且翁歸而
徜徉閭里間田畯榭婦欣然相對一少年盛氣踉蹌
來輒引車避之豈亦誠畏若屬耶二十年間 繼明
兩作登庸代興之臣寔非一姓雲雷電火倏忽異態
翁實讓康莊而縱之馳騁跡翁之意似不欲以難者
遺諸人而又不欲以易者盡諸身故遺勲業於後之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九

賢者而遺福澤於吾之子孫老氏有云功成名遂身
退天之道吾師乎吾師乎去就難易之間深於天道
矣今之神明悅康子姓蕃碩皆天所以報翁之居難
而繼自今超期越願蘭敷玉榮灑灑而未盡者皆翁
所自食其易者之留也於翁又何難乎懋也爲門下
士不能工璀璨組纈之辭耀于門墻又不能知吐納
導引之說陳于几杖而獨據區區臆說斷以爲得天
者如此翁誠信乎得天者與有如有司舉陳翁故事
天子以金幣來翁且循墻而走矣

秦關三祝序

侍御聞野羅公奉 上命按視秦中茶馬事且竣而
某以江右調官來稍休沐里中至則侍御公得代行
矣政術風采秦父老爭能道之而諸藩臬長官又爲
某稱其嗜學如饑渴某乃恨不得一當侍御未幾潼
關備兵使者塗朱君移晉藩來則手一冊以示某曰
此孟震所爲侍御公父母祝者公父吉庵先生年七
十而嫡母 夫人與其所生母並怡然侍也蓋後先
弧悅云侍御公之歸而奉觴堂下歛之人侈盛事矣
惟侍御公不柱後惠文之榮而惟其親之壽之悅其
爲親壽不以絲竹紈綺而以士大夫之能詩歌者孟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 四百六

震雅辱公知故哀是編也庶幾一當公意子即不與
於瀝觴之日其可無一言以張其事乎且侍御公實
慕子某始而瞿然已乃慨然命筆曰夫某公之鄉人
也鄉有盛事而不與聞後之哉夫侍御公轍跡且徧
關隴惟茲太華之顛玉女三漿是出崆峒之谷廣成
軒轅之所學道也南走商洛紫芝可採西馳甘涼則
夜吠之靈根窟焉侍御公且圖上而袖獻之矣獨最
鉅者函谷之間紫氣文餘道德五千言谷神綿綿之
所葆也而諸大夫所爲詩歌儻足當之乎以是知侍
御公所以爲壽誠夥矣某不敏不獲偕諸大夫稱詩

上壽而幸以朱君教從大夫之後稱其所以稱壽者
庶幾哉神鼎之一鬻天花之剩馥席是可拜手於公
已朱君曰子亟書之吾將馳而復之公

壽觀察顧公子韶六棗序

初觀察使顧公子韶娶於吾族而生子太史君不佞
懋年少於公十有三歲而屬忝居先公官京師時懋
以弱冠知於公甚深是時王夫人卒而太史君尚幼
公晨昏奉大夫人夜抱幼子宿懋退而嘖嘖竊服公
之內行醇備也公出爲饒州守以治最晉臬副太夫
人不樂遠行公奉太夫人歸養終其身天下高之比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一

朱
三百五十三

謁選三遷爲憲伯而太史君已成進士入天祿公一
且遽引疾歸人爭挽不可留於是愈益高公之行
萬曆壬午公年甫六十太史君先一歲將請急歸爲
壽公固止之而太史君固以請公乃曰兒爲 陛下
侍從臣自爲恬養則可爲乃公歸則不可太史君歸
半載而當公初度之辰邑祭酒偕其子弟爭驩言海
內士有盛年再起再歸臥若吾邑顧公者幾何人身
爲名大夫而太史其子若公者幾何人官太史請於
朝而歸爲壽屆六棗期者又幾何人夫邑有盛事而
吾不能侈令海內有聞焉吾邑人耻也於是懋之條

壻錢君與其友徐君相率而請於懋曰惟吾子之蚤
知于顧公也願一言以爲公重公聞而過懋辭焉懋
咲謂公公毋辭公而不爲壽者天下誰當壽公曰不
然夫爲壽者老人若嬰兒無滑乎其中無勤乎其外
而其子孫設酒漿以怡之夫然故足壽也今吾兒爲
侍臣暫歸而吾代爲家政是身椎牛醢酒以樂賓客
而賈其名以勞其身子姑已之待吾十年而後可公
之再起而再歸臥大都不欲盡造化之贏以貽其後
今之堅拒邑人請而偃僂逃之意深遠不可涯量顧
其言亦有足當者懋無以難之第謂公曰懋能信公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一

朱
三
九

言不爲壽不佞幸跡公後解官歸徼公之福不卽填
溝壑十年事可屈指壺漿待也公許我七袞而壽矣
請先爲一言以徵其事可乎公亦無以難我咲而曰
子姑以言來吾請襲而藏之執左券以俟子之再言
也是爲序

王西華七十壽序

莊子有云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夫唯能不用其用
者然後能以不用爲用也今夫飲食宮室玉帛子女
非天所予以供生人之用者乎而高爵重祿盛勛鉅
柄非人所爲求用於世者乎夫是數者人皆知得之

而喜失之而悲而不知不用之而存用之而竭何則
天之生人止有此數而吾取之而不已享之而不餘
則物忌生而鬼責行至是天道也人之一身亦止有
此數而吾役役以求之靡靡而伐之則形神敝而償
然道盡是人道也有明德之君子知其爲吾用而能
不用故能俯不鑿於人而稱完人仰不窮於天而稱
得天老子有云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此寧獨論
兵哉憲副西華王公者少叅公之子司成公之從子
而觀察使暘谷公之兄也始世懋成已未進士公時
以武部郎入闈爲禮經師從衆中謁見公體若不勝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

四百又

衣也已出爲楚少叅辭不允稍晉爲嶺南臬副竟拂
衣歸居里中廿餘年矣蓋暘谷公來備兵吳而始獲
聞公起居曹甥子念者以暘谷公門下士數往來永
嘉則爲世懋言公甚詳家本素封公雖掩骼減稅不
專爲聚而以自供儉故聽每孫息之不殖而豐其力
足以無所不備而身不知官闕口不嘗片鱗手不筭
銖兩室不御姬姜凡世所資於富貴而以自愉快者
公一無所染旦暮書一牀而已明年春公年七十而
公之族人某偕其子鄉進士光蘊等介於暘谷公而
屬文於世懋以壽大都言公履行與曹甥合云世懋

於是服公之能不用也而窺公之不用乃其善於用者也今夫善種植者雖繇勤溉而恒以不盡地力爲主繁英弗摘明歲不花西華公之福履壽考固王氏先澤所溉哉藉令公極而用之亦洮洮易盡矣維公才足以用於世而一旦引去盡付其可爲於弟若子而嗒然若一無能之身至於生人口腹耳目之娛公所自有而可自快者亦若盡爲他人設而澹然一不以身嘗之此世懋所謂天入之道公皆不極其用矣夫如是奚而不壽吾聞之終南之中勞山之上多有隱君子在焉其人百歲不稱異豈天之獨畀斯人壽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四

英
三

哉以世之所爲用者彼一無所用之也公雖迹富貴而用與之俱無故道與之暗合然彼山澤之癯所繇止於無用已爾公即不用於世而近有造於王氏之子孫遠有裨於斯世之風化其俾爾壽康寧與區區導引枯寂之士較長而比功哉世懋請以觴於公曰公不用其用故公所爲壽也公以不用爲用故公所爲壽大也

吳母徐太夫人九十壽序

造物者之於人亦巧矣其不能徧人人而畀其族勢也則就其中必有崛起而貴富冠冕當世者出焉若

是者皆造物之所厚也而勢亦不能徧一家之人而
盡厚之則必擇一人而尤厚焉以明示之歸此其人
意慮智計必自與衆殊而福澤壽考衆亦莫之敢伍
即其子孫所自豎立咸若沾溉於一人之餘而得者
豈非所謂得天之至哉易六十四卦卦必有一爻之
得位者爲之主若乾之九五坤之六二可推已夫卦
誠有之家亦宜然得乾之主福在丈夫得坤之主福
在婦人物莫兩大唯所值焉余聞之義興吳詹簿曰
馭之從母徐太夫人今年九十矣年未四十而夫子
太學君指館舍永蘖凜然內外斬斬丈夫子五人存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五 化

者其二皆以別駕歸養而諸孫達聰成鄉進士爲名
縣尹其餘皆彬彬有文蓋吳族盛事也馭將得先生
一言以爲壽夫吳故義興馮族然當太學君蚤世幾
中衰矣太夫人拮据茹荼五十餘年間所長養成就
如是無論栢舟之節儻然即其擘畫措處必有大當
乎天意而人莫能盡知者而天故縱之難老以享其
子孫之達且成一重一掩皆以歸胙於太夫人也豈
偶然哉昔王右軍郗夫人年九十其從子尚書令明
問眼耳未覺惡未夫人以齒髮屬形骸眼耳關神明
爲對時人歎焉右軍七兒一女皆同生而吳氏五丈

夫子其子孫壽考千載來幾得相當然右軍貴而差壽大學君夭而不達從兩夫人中歲較之豐嗇殊矣而逮其晚節郝夫人至以孤存上章求養又胡與吳氏子孫祿養殊也造物者之巧於劑量固如此哉易曰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則太夫人占之矣詹簿君吳族之顯者蓋亦沾溉於太夫人之餘其得余言而以從子禮稱觴於堂上何殊王令明之見郝夫人也第不知太夫人亦有以教詹簿君乎其爲我問之以復

壽鴻臚寺司儀署署丞直楊先生暨元配顧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六

言王三

孺人序

太倉之有楊氏顧氏蓋稱右族云與吾王氏皆夾河而居稱姻好舊矣而楊氏以箸積起大家則自司儀公之父始居通都修博士之業則自司儀公始至業成爲進士則自司儀公之子襄陽少府君始少府君弱冠嫻文辭兩守大州吏治與文埒而宦不驟顯成進士十五載司儀公僅僅以已資得典客秩不得與諸封君比諸封君多從賓客酒食爲娛而公獨善病時時杜門自守泊如也某年某月公年六十其配顧孺人實稱齊年不佞以姻家持牛酒爲公壽公固謝

病不肅客而少府君自襄陽遺書不佞大都謂身不能以一命爲吾親壽而意亦不願以世所願者壽吾親則惟是文人吳李二先生之文在吾子文吳李儔也而重之以姻婭敢以爲請不佞當是時已受上命趣入閩日校士不暇比量移始獲以間謀爲公壽會客至自吳不佞首問司儀公健飯乎曰飯益七矣而避客如故不佞灑然曰吾乃今知公所爲壽矣老氏之言云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故造物無全與與角者去齒物誠有之人亦宜然驟得者不祥盡取者不長是人道也公家本素封積累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七

良才
四百六

世以不侈爲政顧孺人益佐之拮据用能殖其先業子又早貴無踐更重繇之困即高居美食鮮衣怒馬歌兒舞女之奉其力足以自辦而公以爲不宜究

上恩關通郡國豪俠多從黠訐奴其志足以自騁而公以爲不宜傷子賢下乃出入閭井燕樂賓客其事非足爲泰而公以爲不宜盡已之享其冠服時一御而娛樂無所從於公府間一入而關說無所與自命嗒焉若李厥皇甫謐之爲人而內與孺人一意訓諸孫勅僮約井如也蓋公父子誠得其所謂缺與冲者而用之於美不欲爲驟得於福不欲爲多取以故歷

十五載而華袞未命維楊氏始錫胙於玉環而太尉公鉅儒五十未登乃後四世繩繩爲三公也今少府君積行能高第當婁遷爲大吏孫年甫十四補博士第子真有聲矣其季爲余子壻復以夙惠聞天將昌楊氏而高大其門欲令公夫婦徐起而坐饗之余是以卜其未艾也司儀公與顧孺人皆有姪行吳李二先生能道之賢聞天下矣不佞鄉人也鄉之人業已熟公賢無所事稱述第爲闡其約受於先而祝其豐享於後如此

養吾曹先生七十壽序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八

良才
三言全

士生斯世用不用兩端而已顧用與不用在遇而必有以用之在我若用矣而不能先爲可用是虛用也不用矣而不能因而用之是真無用也夫所貴乎士者能爲可用而不能必其用因其不用而即以爲用者也此其說見於養吾曹先生之壽養吾先生者憲副沙溪公之冢子弱冠有雋才舉於鄉當是時海內以爲賈生終童流也沙溪公起諸生貧僅持百金餘祿于先生先生治產積居而息之家埒素封矣治生者爭慕言曹先生以爲有計然范蠡筴焉先生始再上春官輒病弗果入中歲乃歎曰命也安能以一官

從二豎子角遂絕不計偕已益固稱病謝客褻足不入公門如是者已廿餘年天下又以爲皇甫玄晏李公府之儔曹先生即善病而治業教子孫不衰子復成鄉進士孫爲諸生矣而先生享之若無於醇酎無所御於柔曼無所好家多法書名畫古鼎彝之畜而目若不經諸所管園亭饒花木水石之觀而足若不涉嘗構一靜室於吳門之虎丘獨身居數年人罕覩其面已復弃而歸嗒焉一榻間無長物也不佞間一再過從見其貌癯而骨清與之談旨玄而辯索床頭書僅一卷南華經苦手自疏分然後知先生之學得

於蒙莊氏深矣夫終賈才而天不足名先生以爲玄晏先生李公府迹似矣而非所以爲先生也昔者范蠡之言曰計然之策七起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於國吾欲用之家夫先生用之家矣此其意亦欲施之國豈苟爲自殖已哉逢時弗辰止或尼之以爲強而逐飛追走非天意也乃遂託之乎皇甫孺生之迹而沉冥於建德之鄉故用之則爲鷓夷子皮而不用則爲漆園吏歛可用於不用而因不用以爲用是乃所以爲先生也於是歲十月下泮先生七十初度矣弱冠登第以來五十年間鄉之人升沉廢興何限精類

豐銳之士起而取世資爲豪顯旋而凋落湮謝至其子孫不可名識者比比是也而先生以孱然善病之軀馮几而閱之至於登古稀見孫曾而眠食如故豈其偶然而值之則先生於用不用間得其機矣夫鴟夷子皮漆園吏後世皆以爲壽而仙者先生之道倘合乎是吾又安知七十之後壽所止極耶不佞於先生毋族稱甥其第太學君又雅相善而乞文於不佞以爲先生壽夫不佞所謂無可用而強爲用者是惡足爲先生重也

范伯楨太史壽叙

王忞常集

卷之四

二十

劉翼

始不佞與范太史伯楨先生同遊太學名相上下而情亦最相得是歲不佞舉京兆而伯楨絀伯楨不欲歸不佞薦於友人王叅軍而館之後三載伯楨舉明年以憂歸又三載而伯楨廷對第一人爲太史則天下爭艷言范太史矣伯楨爲太史亡何以言者謫已又入爲中允侍今皇帝講幄時江陵故相當軸以嫌遠先生先生遂告歸江陵敗詔起先生爲大司成言者又攻罷之至是先生年六十矣不佞既交於先生舊而先生之門人沈吏部伯英不佞姻家也乃屬不佞爲文以壽不佞蓋聞之世儒云聖人不言命

言命以訓凡人也竊以爲不然孔子不云乎得之不得曰有命夫不得而委之於命賢者知之得不以爲能而以爲命則聖人事也善乎莊生之言曰寄去不樂者寄來則荒夫明乎寄之說然後可以言命而不爲命所役造物者之於人也多術矣陶鑄鍛弄而莫測其端條予忽奪而莫知其自故達人觀化至於鼠肝蟲臂而惟父母之從是曰命也而世人熙熙智者挾之以爲技勇者矜之以爲力至其驟而失之茫然若喪其固有夫是以滑其天和而天其天年不佞與吾伯楨角藝於千人之中而伯楨又與入彀之士四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十一

童豫

百人角安知其必爲第一人而竟得之矣其於雍容館閣坐致變理之業猶承蠲掇之也乃身無可選之行而屢以言退其理糾結而不獲伸能無不樂乎先生性無城府道謝悔尤廢興之際泊然也聞其所居自先世有泉石之奉先生不雕不飾樂而若將終身焉其於寄之去來也可謂明之矣夫是以推爲第一人而色不喜三仕三已而氣不阻行年六十而貌不衰豈其拘拘焉而與命爲役也歟哉不佞以陋蹤跡節常仰愧於先生顧旅退旅進猶得齒於陪卿是所謂得之以命者豈其先生之望實而此焉是終異日

者之登三事以霖雨天下也於先生乎何有要曰仕
止久速不佞不能必而所可必者知先生之不荒於
寄也敢以是爲伯英復

壽鄒太孺人六棗序

初余兄元美所舉於楚士曰鄒君孚如孚如成進士
則名籍甚從中書舍人選得司勳郎已又以舍人考
得封母爲太孺人 制詞以孚如賢歸美所生甚歲
丙戌秋余來京師孚如以余兄誼故繆相愛也已而
告曰不佞有母業已受 上恩封不佞今請急歸而
毋明年屆甲子一周矣壽與榮會竊繪之圖曰將母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十二

童穆
言今

榮壽而願乞一言於先生以弁斯圖也余謂孚如而
毋今安在在楚不就養乎孚如曰否迎養邸舍中耳
曰審爾孚如胡請急歸也必楚地可壽而毋耶曰否
太孺人思歸而不佞故仰成之也予聞而歛容起曰
賢哉太孺人之爲母此無乃孚如實有志焉而太孺
人故俯成之歟吾聞之孚如蓋家雲夢之間云昔司
馬長卿託子虛言楚王校獵盛誇二澤以張楚然亡
是公一稱上林而子虛咋舌今日孚如迎養地 天
子所都也即楚二澤之饒逾昔其麋鹿禽魚足爲太
孺人壽者何紀第以當 天子上林金莖堂露之麗

何如其鄉人能環而稱壽者即賢亡踰楚父老兩龔
之流又孰與 天子諸公卿濟濟之盛乎如位厯諸
郎所居要地也同舍郎執子弟而舉觴者又盡天下
選此亦足爲榮而稱千金壽矣太孺人不此之留而
楚之歸豈誠有樂乎雲夢之間而厯故宮之思邪吾
又聞之乎如爲人賢而嫺文辭與吏部郎顧魏兩君
子游而競以節義相砥切年少爲司勳員外郎官不
患不蚤達而其意恒恐爲文章節義未至逡巡進退
間實有深意而太孺人逆知之第曰吾思在雲夢宮
兒亟歸爲吾壽吾微時諸姑媪姪足相樂也母子間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二十三

三百三

莫逆而喻遂以請急行然則 溫綸華軸六珈翟芾
未足以爲太孺人榮公卿金紫跽觴堂下未足以爲
太孺人壽迹其所爲榮與壽槩可知已語有之虛室
生白高居鬼闕冲而用之道所繇不窮也太孺人蓋
得遺榮葆壽之源焉乎如歸爲壽畢益且養志力學
道日以光而譽日以貴太孺人必有以榮 君賜而
壽天下者且曰兒趣辦裝吾從若還朝矣

壽從母陸太孺人八袞序

初伯父靜菴公生四子伯仲爲龔孺人出叔與季皆
別出季爲瞻美兄母曰陸太孺人靜菴公與龔孺人

起家修嫡庶禮所授產叔季獨廉瞻美少任俠好施
游於酒人而侈事其母以故叔季均受產而瞻美又
獨貧瞻美蓋齒介吾兄弟間於群從中獨傾心其游
若同產久之三兄皆相繼謝世家亦盡凋落而獨瞻
美兄與其母太孺人巋然在也瞻美乃稍稍折節爲
家人產吾伯父之緒賴焉而事太孺人顧日益孝謹
太孺人少奉浮屠法蔬食者三十年六袞後得危疾
不可藥念惟有肉食挽之而太孺人堅不食瞻美跽
而泣請以百計始爲嘗一臠病立起太孺人雖肉食
而畜於生憐其女甚常輟食食之瞻美又爲百計中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二十四

四百六

其欲若爲弗聞也十餘年間病殆數矣適有天幸病
輒愈人以爲瞻美孝感所致云然瞻美兄年五十餘
未有子所育兄之子多弗成太孺人居恒弗懌云吾
一未亡人即享耄耋何禪王氏而忍見吾兒無後乎
歲乙酉太孺人年七十有九而瞻美兄始舉一子子
又穎而秀太孺人抱孫而後喜可知也用是其神益
愷康而體益堅固今年秋九月十有三日爲八袞初
度之辰瞻美以其襟中兒進觴於堂上曰大母幸爲
兒舉觴而都人士以瞻美居平好施故無所爲報而
盡歸其胙於太孺人而獨世懋爲 天子賀 萬壽

行不在列亟歸而猶及其月也乃以金鏡之餘輝洎
天子錫宴之餘瀝進而祝曰人間世所稱得天必曰
壽而有子孫今太孺人盡得之矣吾聞浮屠之法尚
慈悲而戒貪嗔非獨蔬食爲也太孺人如以得天者
願爲報恩身即願不齋於口而齋於心其自今益慈
於子孫僕妾施於餓夫病豎毋貪毋恚以樂有年
也退而以太孺人之餘瀝觴而承於瞻美兄曰今日
太孺人之壽天之所以酬吾兄孝亦至矣則願吾兄
忍嗜欲慎起居以保其養母之身也又願吾兄崇善
利謹貽謀以慰太孺人愛孫之心也庶幾哉世懋兄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五

三百五

第亦席有光焉寧獨吾伯父之緒無忍乎瞻美兄於
是酌余觴而告於太孺人因請以其言爲序

冢婦壽言爲從子婦張作

萬曆甲申之六月爲再從子堯佐婦張五十生辰從
兄瞻美過余而言曰吾從子婦年五十矣吾將爲之
壽而願得子一言以藉手余應之曰尊而壽卑禮與
婦而文之禮與且其去櫛沐而稱未亡人甫也即觴
之而忍納之瞻美曰唯唯否否吾非以爲壽也吾有
所述之也昔者吾王父司馬公之起家也吾父實承
之逮吾兄以暨吾從子世爲嫡冢也吾兄生止一子

歿而從子繼亡子又先天吾小宗之胤且絕幸天之靈徼吾子之惠相與植吾次兄之孫穀而子之假爾時婦張之一慟而不自存即存而弱不能振孰爲蒸嘗吾兄子而如綫吾小宗哉今張之幸壽而存也存而振也此天之所以不棄吾宗也始吾從子生而廓落有大度然不善治生以斥其產比從子歿而婦爲政乃田里之蕪者治矣公私之負者償矣僮僕之桀驁者稟矣若其婉孌以訓于尊者柔正以禦其侮者其行能皆吾子之所悉也且吾父生四子今獨吾在吾又無子懼一旦填溝壑以墮先人之緒則惟是嫡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六

四八

冢之婦是賴不及今一宣其德懿令吾諸從有聞焉其胡以訓後凡吾所欲爲壽重冢嫡立宗祊也夫亦禮之變而正與余於是起而贊曰偉哉婦張之德也而傷哉吾兄之志也昔者吾嫂虞孺人之相吾兄以才德著今從子婦繼而有聞焉是王氏世有冢婦稱也夫婦道禮稱無儀易言无遂安所自見才哉門戶殄瘁而使爲婦者世擅其聲此豈吾王氏之福也雖然閭巷之士旅興而旅滅多矣豈非以陽德衰而陰德與之俱泯耶古樂府云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今夫稱婦道者曰夫死而家忘其亡可耳至曰亡而

勝其存詎不謂大難哉巴寡婦清以財自衛而人莫敢犯秦皇帝聞之爲築女懷清臺以人主之尊四海之大而猶加禮於匹婦若此况吾族有人焉而令泯泯無述此瞻美兄所爲津津而亟道者歟於是次其說以授瞻美兄其以是訓諸孤曰穀乎爾毋忘而毋之拮据以立而朝夕衰而孝敬也使穀以是傳諸母曰冢婦爾其喜於賢之見稱而益自愛以成而孤也則斯舉也未爲無益矣若曰穀以壽觴而張以壽舉吾知其弗醜也名之曰冢婦壽言

送潘象安歸壽太夫人詩引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二十七

三九七

新安潘象安以文學行誼聲籍甚舊相李公賢而羅致之與爲布衣交象安雅不自多從一蒼頭奴客長安中逐諸窶生試有司不第將罷歸諸慕象安者願以李公故事留象安不能得也所善黎員外輩堅請毋行象安遂巡言曰緯之不能去諸君子甚也然孰與吾母之願亟見緯也太夫人以明春且入秦緯願歸爲太夫人壽緯不能留於是象安行有日矣則爲歌驪駒而送之行象安又辭曰辱諸君子之不鄙以小人有母而賜之言則惟命若緯固不願文也諸君子又改而從南山之什象安乃色喜視其橐若千金

裝忘其失所來矣太夫人之以德養安象安也从今
歸且問象安兒故多豪賢長者交亦知兒有母乎象
安出其橐中箴跪而進之太夫人之前琅然終誦也
怡然若饗瑤池而甘沆瀣又安知象安之以徒返也
余知象安賢因以知象安母之能爲介推母如曰某
也以明經薦士歸縣令吏胥擊鼓揚箏而往賀必以
是爲父若母榮即其人歲且以千計矣諸君子詩成
而象安以屬余引緯者象安名也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二十八

朱

下

故高父昔母榮顯其入茲且以千積矣高君昔高
也以其顯顯建臨淵令吏胥擊鼓揚箏而往賀必以
余味象安賢因以知象安母之能爲介推母如曰某
也以其顯顯建臨淵令吏胥擊鼓揚箏而往賀必以
出出其橐中箴跪而進之太夫人之前琅然終誦也
怡然若饗瑤池而甘沆瀣又安知象安之以徒返也
余知象安賢因以知象安母之能爲介推母如曰某
也以明經薦士歸縣令吏胥擊鼓揚箏而往賀必以
是爲父若母榮即其人歲且以千計矣諸君子詩成
而象安以屬余引緯者象安名也

王奉常集卷之五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序

賀同年成太史君迪生子序

凡鄉校明經士其獲雋於有司者有司旣爲登其名而後先之矣而又私爲之錄曰序齒第年而後先之若鴈行然豈非象異姓兄弟哉錄自齒籍外必書其祖若父母旁逮舅弟下至妻與子皆得書歲久則輯而更新之凡存歿於是乎稽慶弔於是乎出視其後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一

錢世英
三百三十一

之生絕繁寡以爲欣戚此錄所由始也進而登於朝錄亦然然鄉爲首善地又地接而人簡於兄弟之誼最近世懋以嘉靖之戊午舉京兆於時同舉之士年最少才最高者曰鑿吾成君君父故大帥官一品而君獨以文起家繼登乙丑進士爲太史公位光顯矣然君富於春秋未有子得書諸爲君異姓兄弟者靡不喁喁爲君望也乃歲甲戌天下當大計例以是歲新齒錄而君報丈夫子生諸兄弟謹言宜爲成君壽於是兄弟之長者率合金爲醴而屬世懋曰宜爲文世懋謝不能文不獲已爲舉觴而言曰夫古稱善頌

多男子宜莫如詩詩之斯千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
又曰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言室家之慶備矣而於
王公大人也尤詳螽斯曰宜爾子孫繩繩兮麟趾曰
振振公子豈非二南之化浹而澤鍾自貴者始耶成
君父貴至一品而身為天子文學侍從臣其貴益
未可量將文武之道萃於其後夫亦艱其人而不偶
出也乃今熊羆兆協實生岐嶷螽斯麟趾於是乎始
請以是觴爲君賀已又揚瀝而言曰凡吾兄弟之登
斯錄也十有七年矣其進而登於朝者不能半焉即
登矣而浮沉顯晦出入之跡介乎其間萍而聚者亡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二 三百六

幾耳今吾與諸兄弟席天子仁聖沐浴二南之澤
晨而朝晏而息得以其隙擊鮮烹甘以爲充閭者讌
咲懽樂豈非幸哉敢徼成君之福以爲諸兄弟福君
忻然而咲曰有是哉令不佞成父子而令諸君子成
兄弟之樂敢忘君賜乎不佞請以諸君子之觴觴
諸君子人人自爲賀也於是主人旣醉客顏亦酡釐
瀝而別

贈李惟寅襲臨淮侯序

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於時佐命之臣若中山王功
第一而始不由戚大都督文正親矣而不以功名終

獨岐陽王以姊子從 高皇帝教之成用爲將有大
功初建國學師儒選最重詔特以王攝焉其於勲親
文武可謂兼之矣王之後中廢 世廟時脩功臣後
而惟寅之尊人盱山公以錦衣指揮得世爲臨淮侯
惟寅弱冠有雋才好爲詩歌聲藉甚折節下士士爭
千里外赴之當是時臨淮小侯名聞天下 國家制
當勲臣世諸胄子不得任事獨惟寅爲當道所器得
叅戎政已又爲中領軍皆前所無自惟寅始著令甲
矣去年冬以世次當嗣爲侯諸與惟寅爲布衣交若
劉金吾子大輩謂某簪筆近臣屬爲文以賀夫以惟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三 趙世祥 四百〇一
寅才籍令不爲世胄其自致青雲久矣惟當爲嗣也
是以此 國家以故事侯惟寅是安足重吾惟寅
而諸君子以爲賀語不云乎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以
岐陽王之烈不一傳而泯泯於世豈天意哉天其或
者縱惟寅以才而大畀之任以光於我岐陽之烈也
則夫復始者將自今日始夫安得不重乎而吾安得
不爲惟寅賀乎故曰諸君子之賀惟寅重始也雖然
惟寅業以布衣誼相責乃某之爲賀也何敢以諛惟
寅而欲循諸徹侯故事也飲醇割鮮以樂 上恩卽
所得詩歌贅耳必欲復岐陽之始爲 天子股肱心

膺臣其尚有進乎是者爲吾惟寅告今夫詩歌者士大夫不得志無所見而見之辭而所謂慷慨下士者皆吾肝膽忠義之餘也故吾願惟寅毋沾沾於所自有而思廣其意以事主上行且出縮兵符入爲國師一如岐陽王所以事

高皇帝者夫然故始足重也而吾二三兄弟將席惟寅爲光者顧不在是與是爲序

賀潘少司寇載晉御史大夫總理河道

序

我印川潘公撫江右之再歲天子策茂勛召入爲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四

趙世祥
三百六十四

少司寇藩之右伯徐君中行業已借諸官長爲文稱賀矣未幾吏部以總理河道缺亟上請天子復晉公爲御史大夫兼少司空以往命下而公以受代猶在境內於是江右之士民交口而詫於途曰我公有大造於我江之民天子是以載錫而亟寵之如此不然胡三閱月間位益而崇權益而尊轄益而廣也卽我二三大夫亦罔不動色而言曰此江右異數而大中丞所希覲者是當踵賀左叅議王世懋乃抗言於末坐曰夫是安足爲公賀哉今薄海黎庶賴天子明聖以脫於兵燹饑饉之苦單于諸骨都款塞

則干城之將偃甲而晝臥島夷嶺燹以次鏟削文武
大吏搖白羽而治之獨黃河闕潰不常時厄漕道
陵寢都邑之所關六軍萬姓咽喉之所繫縣官所日
夜宵旰而側席者此耳一旦密勿之臣建石畫請大
臣專督責而遐方吏士知有公者必曰非公而誰及
其議於朝縉紳先生抵掌而談曰必公也銓衡九卿
以名上而首襃然者果公也至於天子所內簡於
衷而外俞群議者則亦惟公命下之日而天下恬然
曰吾故知爲公耳蓋公爲御史即以能聲位九卿

肅皇帝時首河事則公已柄用有功以憂去而民大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五

章國華
四百六

思已復起治河功垂成以讒廢而民益思及是再起
蒞江右而再膺新命於茲凡河事愈亟而公之任愈
專且大昔孟子以禹行水爲大智謂能不鑿而行所
無事也公在肅皇帝時天下已服公智能然公不
務揣摩不善傳會其行已治民愛才下士粹然一出
於正以故中擯不得行而識者卒善公之智而能不
用今茲有事於河也公有故智在夫亦由行禹之道
乎今夫士繇一命而進積日取勞用循謹登八座者
比比而是公爲名九卿垂廿載即至是九遷而登師
傅於公難之乎且也位益崇則責益大權益尊則報

益難轄益廣則務益繁而公亦豈用此自得也獨以爲天下有大事北挂胡南挂越舉無足道必於其至難者待之公而天下所屈指與縣官所屬意不謀而同聲不卜而定命以是緣人情而窺天意其將告成事於玄圭也非難矣世懋蓋上以爲天子得人賀而下以爲中原之民將漕之卒得完生於版築挽刺之間者賀也諸大夫皆曰善請以子之言爲我公告

賀張憲長晉擢本省右轄序

皇帝愛養元元念天下藩臬臣旅遷者捧檄旁午往往以道路爲官不得爲縣官一意任民事 詔下所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六

立字國華
二百九七

司自今藩臬臣皆即其地遷當遷者即小踰期官亡缺需次以待其有治理最聞者即未及期缺輒補務在使其官即不久於官而猶得久於其地甚盛舉也不佞初以尚璽郎奉使關中今右轄嘉禾張公實參行省政公時佐大使行邊未歸而不佞即遷江右參議恨不一見公而行然關中之人雅能道公之德政也竊意公功在西北陲縣官且終畀之而江右相望幾萬里安所得從公上下其議論乎亡何公以伉儷之戚將請歸當事者業不聽之去而重憐其請乃令以故秩居江右蓋稱異數云自是西北陲無公跡而

公爲江右之民有矣公之來也不佞以入賀行重自
歎數竒比返命而公已擢在臬長乃稍得周旋於末
論而益信公所以負關中之望者不虛公居一年所
會縣官有所更置右轄徐公次升而左當是時上自
監司下逮士民屈指公代若執左券已而報至果然
公至是凡三遷不出豫章城而徐公者文學舊臣也
計上召且不久則一旦遺省篆提十三郡之赤子
而授之代者非公又將誰望公自郎署爲名二千石
歟歷南北以至今官其文武猷畧布在功令在關中
則關中重在江右則江右重隨試輒效何所不宜而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七

柳
四百五

縣官鳩鳩寓內亦豈薄關中而獨吾江右之厚要
其所值者然而江右之民暨吾二三大夫偶際其
幸耳吾二三大夫偕吾民無忘公之德則亦無忘
上賜哉雖然事固有不可知者公名已聞上異
日四封之內開府瀕人安知不即以公徃而甚者
開邇英召大臣問政以爲急一方不若急朝廷
又安知不即召公入則其去江右而爲攀臥之日
無幾耳惟是公之三遷於茲也縣官若寄一方而
聽之公而民亦恬然以公爲故吾有一旦而內召
即公以爲常而民且以爲異曰夫何不以我公終

惠也將無以其德 上賜者而爲望耶九罭之詩曰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汝信處又曰是以有袞衣兮
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以 天子之叔父攝
政之相臣東征而三年淹也是可爲常乎而民猶不
能無望其歸又况張公故吾民有也吾懼江右之民
之安於公而一旦訝其他擢也預爲諸大夫言以解
之

賀兵憲李及泉公晉擢浙省叅知序

李大夫以觀察備兵三吳秩滿晉叅浙江行省事治
金衢吏民攀戀狂走謳吟越旬日有海上鬣胡纓材
王奉常集 卷之五

章循
三百五

官手其兩大帥之書若幣叩王子之廬而請曰吾武
夫不習民事維是錯海壖而斥埃相望以待寇所爲
祗席而死者之維大夫大夫居三載戎事日飭而海
不波軍興日給而士不譁朝饗夕殮左提右挈以免
吾二人於罰其爲勞甚至而餘皇荷戈之士乃得飽
食以嬉夫誰非大夫賜也大夫治金衢直臥辦耳即
大夫之弛其勞固當然吾輩將安恃爲逸乎吾欲頌
大夫而不能出諸口維先生之習於大夫而嫻於掄
揚也敢請王子應之曰以吾爲能掄揚也者則不敢
以吾爲弗習大夫也者亦不敢君知大夫於兵間而

不知其於四民均也君知大夫於海壖而不知其於四郡均也無已吾爲君書言之凡大夫之治行人所不能及者三耳目所經總持終世即丙夜飛觥耳熟醉語纖毫必記則默識一也身不出堂皇而民間輦咲靡不周知竟莫窺其耳目之寄則神察二也四郡之兵刑錢穀諸道使者之簿書期會談咲立辦乃至併漕儲之職而肩之一人其神愈王則才敏三也是三者世所謂不及大夫者也然吾以爲大夫所真不可及者不在是大夫言臺臺終日然常持節義遇有不平事及媿阿泆忍之類輒面發赤是其志超於人也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九

音穆
四百八

也所至禮賢若饑渴傾心願下非其意所好即貴公蔑如也是其識高於人也即摘發如神雅不爲束濕持下與人交愷悌無城府哀赤子而活之不爲自完計此其心誠信於人也雖大夫之志超於人以故成進士十五年孤立而無傳離皦然不染於巖廊陵谷之間惟大夫之識高於人以故所至之地善類蒙福而小人不得緣爲奸利惟大夫之心誠信於人以故人無賢愚各罄底裏而爭願爲大夫出死力者以不佞之密適於大夫而幸一當諸賢之下陳以是知大夫真不可及也今一旦而奪吾三吳之恃赤子嗷嗷

不以三載爲上德而惟乳哺之失之悲其爲攀戀豈獨而餘皇荷戈士乎吾聞代大夫者大夫之鄉人賢者也大夫以舊政告兩將軍之得逸而士也如故第聞當宁意知大夫甚亟直以叅知爲階梯金衢爲傳舍日暮且開府三吳以終惠吾赤子吾恐大夫之不能久弛其勞也材官以其言復於兩將軍兩將軍曰信王先生之習大夫也因請其言而序之以爲贈

賀太守圖南周公兩臺並薦序

州大夫周公之蒞吾州再歲民和政成御史邢公以陞秩例當舉刺則首舉大夫曰循吏也惟上擢用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一

章穆
三見

之已都御史郭公以憂行則又首舉大夫如御史言蓋閱月而察廉者二焉於是大夫之僚半刺孫君輩暨學博士常君輩相率羅庭實而謁王子之廬請以文爲大夫賀王子曰以懋之不嫻於文而諸君子固臨之其敢以不文辭顧願有請焉諸君子難大夫獲上乎維大夫七尺瓌偉之姿登甲科而五馬是邦即皮相者猶能物色之而胡以賀爲孫君輩合辭而對曰子胡言之易也記有之獲上而後可以治民今夫三吳之壤茂宰寔多衆口一不調則否片言不當意則否於是有積久而僅獲之者有此獲而彼終否者

蓋獲上之難如此維大夫一載而報政兩臺之薦檄
交至是寧獨大夫稱異數哉而吾輩且席是以抗顏
士民之上子胡言之易也王子曰然然則大夫色喜
乎曰否大夫非直無色喜也且色憂蓋大夫之生也
單母太夫人不樂遠就養大夫不得已留其子待而
居恒以遠母爲憂蓋時時向吾輩歛歔言之也余曰
有是哉是足爲大夫賀矣凡爲父母者之念其子近
則徵其政遠則徵其聲太夫人之不能度巫峽巴丘
而來也其心寧一日之忘大夫哉而大夫之斤斤焉
恒恐以奉職無狀爲太夫人憂也毋憂亦憂也今而
三臺常集

卷之五

十一

章一
四首八

兩臺之薦聞太夫人曰吾兒果循吏吾無憂矣若是
大夫不自喜能不爲太夫人喜乎孫君起而拜曰然
然子言有本乎請竟其說王子曰惡乎無本君知治
民之在獲上也自古記之獨不知獲上之在順親乎
而順親之在誠身乎大夫之治吾州也聽斷若神一
切治辦不妄費民一錢其治狀至不可枚舉然吾所
最稱服者大夫之誠耳誠吾不能悉徵之民而徵吾
之所以交大夫者江以南搢紳之奉令君誦惴纏綿
罔所不至懋於大夫歲時一謁見杯酒而已至枉駕
偃蹇不時謝蓋策大夫之意雅不苛責人禮不顧望

人厚施也往刺史一失人意蜚語外訖亡論有亡噤不敢告以爲常懋兄弟於大夫至人所諱言事有聞必以告蓋策大夫所必無又言而必不我罪也凡居官者好親其下而逆拒士大夫以爲其言私故多不得言即言不入懋於大夫凡利弊興革有便不便者輒爲大夫言亡顧忌蓋策大夫之能虛受且不我疑也即懋亦自謂誠於大夫矣而非大夫之誠孰爲感人至是大夫起諸生爲大吏其於醇固蓋天性然而日夜維太夫人是念不敢以驕盈誇炫少置于念以遠貽爲母者之憂故能順親而獲上如此且天下之能動而能久者莫如誠大夫能持是以終乎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吾見繼兩臺而薦者紛紛至矣諸君咸起而拜曰信吾子之獲大夫心也而觀於大夫之深也因請序其言以爲大夫賀

賀天目徐大夫子與轉左方伯序

世廟時比部郎李于鱗與其儕梁公實宗子相今左伯徐公子與余兄元美五人者友也而吳明卿稍後入是爲六子最後德甫肖甫輩益進矣而海內好事者家傳嘉靖間七子豈非以建安之鄴下正始之竹林好稱舉其數耶夫鄴下二曹以才華聲勢相頡頏

又皆不永未足稱表也獨所謂竹林者其始皆跌宕
放曠之士意所好合即畸於世不顧可謂石交矣至
考其顛末胡升沉異趣也嵇阮早淪劉向不達獨山
太傅王司徒晚大貴顯山卒爲晉名臣後世忿狷之
士至爲五君詠而山王以貴被斥豈其趣專有取於
沉淪者及讀易大傳所云君子之道出處語默異矣
而終之以同心曰斷金如蘭者此何以稱焉山公在
晉武時自羊叔子而下亡才於公者然而竹林之徒
不謂才也即其婦窺之亦唯嵇阮之才而厯厯歸識
度於公耳藉今嵇阮當公地豈有更燁然卓詭不群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一

朱子語
四百〇八

加於公哉而豈其所謂才又在出處語默之外者是
皆非也彼有所至之也昆吾爲剛繞指爲柔然而天
下並稱寶焉惟其至也仲舉性峻太丘道廣然而名
冠漢世者各言其至也夫當其至即才性殊根目遇
神融渙然解矣又况其於出處語默之際乎哉嵇阮
度而至于才山公才而至于度乃其升沉異數亦云
值而已矣于鱗輩當嘉靖時海內稍馳騫於晉江毗
陵之文而詩或爲臺閣也者學或爲理窟也者于鱗
始以其學力振之諸君子堅意唱和邁往橫厲齒利
氣強意不能無傲睨而子與居其間獨爲愛人長者

意豁如也搢紳大夫既已扭於故常不辦解好而結
釁眉睫之間始煽同異構權佞爲袍以快其私於是
諸君子相繼得罪而子與於是時不能以其愛人長
者自免至浮湛鹽官欲解去數矣會天下更始于鱗
最先起而予兄元美繼之已于鱗無祿而元美暨肖
甫遂爲中丞然不能無絀口語而獨子與逡巡藩臬
間天下歸厚焉行省至左伯外秩亡與比江右名邦
而錢穀寄至重也子與今且提衡而領之矣俗吏自
喜者類訾文人一切無用即謂夫夫詎能辦是而右
文之士又謂是錢穀者胡濶乃公爲不佞固謂胥失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一

子節
四百〇七

之山太傅以晉武銷兵首論孫吳本意識者美之曰
公不學孫吳而暗與之合夫子與豈必學錢穀哉
天子以是嘗子與謂其人靡所不可有如異日進而
銓衡天下士即晉世所稱山公啓事於吾子與難之
乎於戲淺中之士薄奏雕蟲於世小不當意輒比類
聯偶傳會於文章之窮以尤達者聞子與之度可以
少愧矣故事僚長有所擢授其儕當贈言而諸大夫
以世懋之習於子與也固推之言夫世懋於子與何
敢雁行也結髮而侍諸君子則已雅悉其升沉之故
而子與以元美誼又俯而弟之故得稍持其說而獨

觀於子與之至者以爲諸大夫復諸大夫試以徵於
七子者德甫今在豫章明卿在武昌聞五言當必有
概乎中矣

賀張右伯晉擢雲南左轄序

始張公繇臬長而遷右伯某以匡廬長實叅末藩諸
君子業推而使言矣已某入爲省之臬副而張公方
握藩篆而居會稽陶公爲臬長兩公皆天下人望某
得從兩公者斯夕游也相得驩甚日益聞所未聞陶
公次當遷而會滇之轄虛右則以陶公往江右之人
譁然曰胡奪我陶公而遠之滇也某則請張公文而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二

祖之居亡何滇之左轄入爲京兆尹虛左當銓而次
在張公則又以張公往江右之人益譁曰信矣縣官
之厚滇而薄吾江民也不一月而奪吾兩公以往何
居且吾民之沐浴於張公也彌厚且暮望公爲真柰
何舍吾江不左而左滇也某起而爲諸父老解曰嗟
而民之知有江右也不知縣官之有江右者十五而
皆所急也吾向者知而民之安於公而一旦擢去不
能無望也則已預爲攀臥者言之矣而獨不之聞乎
且而又不聞易保泰之義乎泰九二之辭曰不遐遺
大都久安之世上下習爲恬愉其見多在耳目之前

而遐荒悠眇之地類不加卹則往往易以召瑕而啓
侮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間號稱極洽房闈之娛慮不
及遠而聽媚相用其私人以臨六詔卒啓戎心至於
敗衄而不聞識者以爲唐亂始此然則遐方者庸主
之所忘而哲王之所深注也夫滇故昔日之六詔也
而物產職貢之饒聲文風氣之開則已什伯於曩屹
然爲 國家巨藩久矣徒以遠京師邊夷徼甸宣大
吏小不加意其民輒望曰 天子得無夷我而忘之
乎以是易作弗靖今其久治而課最之臣 天子旣
召入爲九卿建牙露冕令其民夾道而觀之使知重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六

四

矣踵是而來者又民望也朝擢一人焉曰是有聲於
江之臬者暮擢一人焉曰是有聲於江之藩者
璽書不言重而其民已默喻於萬里之外曰 天子
乃急吾民甚於內地靡不人人願治者而公與陶公
相與以治江之政不鄙而臨之即諸葛武侯之遺蹟
潁川西平之近烈可踵而興也 聖天子所以爲不
遐遺之慮如此夫柔遠固以能邇孰謂其重滇而忍
于江民之薄哉抑吾聞之王者之能邇以政而其柔
遠以風夫公徃而滇之民已知有公矣其使之惠顧
是邦而瑀海黠蒼之間實有車輶馬跡焉未可知也

要曰風之而已未下車而即以開府召亦未可知也其爲內爲外爲久與速皆未可知所可知者公之身四海蒼生身也要非而江之民所得獨有也蓋公之行而江之父老咸率其子弟遮道而擁留故余爲之言以壯公之行且以廣夫留公者之志

贈國醫改齋支先生序

支先生以醫游京師先是周叅軍有二子俱弱冠而病病且不治延先生先生爲道病指可治狀及措設方藥俱出衆醫意表已而二子皆差識者爭言支先生非小兒醫也然先生雅不以大方自名而一意爲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七

趙世祥
三頁九生二

小兒醫自喜益甚長安貴人子得先生則人人以無恐爭延致無虛晷矣今年春予一兒痘先生曰是可勿藥也果弗藥差女繼痘先生曰痘等耳而須藥藥之差余雅信先生而兒女輩幸際其常是未足爲先生難者先生所他治種種奇中至不可殫述爲人決生死刻日無少盪所用方藥從反諸醫吐舌旁視先生卒用以肉將骨者大都載所著玄機論中而縉紳間相詫爲神異者比更夥也蓋予少而讀方術諸書竊恠古人不爲小兒家言胡至宋而後錢陳兩家者立也又恠其言之弗倫而至以冰炭相角立然卒以

王奉常集卷之六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序

敝帚齋稿叙

永嘉古甌越之地自漢入中國代爲名郡至我明益稱盛其地襟江帶海錯山而居其產有魚鹽蜃蛤菰采花木之饒其人士多讀書賦詩園碁飲酒之樂士之鍾靈秀而生者往往肆意於詠覽而歎仕宦之心其土風大都若此五代時謝康樂謫守茲地樂其山水鑿空探音梯山航海極一時之致意興所集輒寄之詩以故永嘉之作特多閒麗余所識永嘉士多矣非名園碁即名詩者乃歲戊辰永嘉王山人始以詩贄余余覽其詩稱社而會者凡若干人席而和者凡若干人皆其地所名鉅公逸賢之倫翩翩盛矣至其詩旨多師心而諧響造景而觸韻高山大川日與之薰染浸液而成故其辭和以適而無困窘拂鬱之態此山人詩之大較也山人善飲酒工園碁乃不以名而名能詩詩在公卿間有聲矣而名其稿曰敝帚若以爲不足存而偶不忍棄者蓋類夫託而逃焉

王奉常集

卷之六

一

卯

而忘焉非汲汲乎鳴其不平而詫其所能若唐孟郊賈島之流者嗚呼意遠矣可不謂得于山川風物之助乎哉余用嘉其意爲稱說如是云山人名應元與之遊而爲介於余者集中所稱陳將軍也

梁園集叙

代

日余與許殿卿李于鱗兩人者遊也蓋始齟齬云旣余與于鱗先後成進士而殿卿獨計偕又數不利晚一再爲諸侯王相耳然殿卿不以其故減豪舉而愈益自奮爲詩諸與于鱗唱酢者洋洋矣最後相大梁則稱梁園集云於戲平臺修竹蓊莽狐兔而梁園名王奉常集

卷之六

二

前
三頁

迄千秋在者以鄒枚諸君故勝也鄒枚諸君貴不當漢一尉然方其湛思極境引商刻羽造煙景於筆端攬形類於指掌梁王觴上客而授簡長卿去貲郎而願從斯亦快其蘊矣寧獨千載之下貴于漢庭吏哉然則殿卿自託於梁園未可謂不遇也

青雀集序

始余客燕市王先生百穀以其燕市集屬余序余業不敢任則漫應之曰請以俟繼今而作者居亡何百穀試京兆不利歸而會馮臚丞朱君在明以使事乘傳順道取吳門百穀故厚朱君則坐其青雀舫中鼓

吹其上觴詠時作裏所得集之命以青雀先書抵余
曰曩不能以燕市子累者爲有後命今且徵斯言予
惟士不得志類仇軒冕而薄矜眩發爲言不能多即
多道其抑鬱耳而百穀乃不然浮河涉江不能兩閱
月所得詩若文即操觚之士閉戶擁被窮年而不能
得者抑何夥也扣舷乘風若津津于青雀而榮之談
者謂王先生慢世得無似之乎夫士窮年而不能得
王先生得之於兩閱月之間又工好若是是其人才
致縱橫寧以一時小得失爲意者予故知王先生非
慢世者也談者曰子何以知之曰以朱君知之朱君
三春常集

卷之六

二一

朱三百
八十四

爲人有意氣而雅能詩王先生與之遊舊即能慢世
獨能薄朱君哉予知百穀者請以是爲序而書謝之
曰幸及而之失意歸也以百穀之才豈難一第者一
旦身擁六傳口作金華殿中語當不假余言重即言
之不能如今日窮時交矣

張有功詩集叙

嗚呼自有功之亡十有六年矣而余始爲叙其詩有
功故相張文忠公子也文忠公早而弃有功有功未
弱冠已尚符璽爲丞矣然有功雅不善統續家態而
自力爲古詩文與余兄元美交最善余從髫時已知

有功翩翩佳公子也居丞資滿當遷而會所善沈叅
軍鍊者効相嵩人或言有功見知相嵩大望曰噉豎
子非三公子耶竟斥外浮沉塩官稍量移太僕丞有
功意不自得乃益斥其產而日與故人賓客飲酒懽
劇甚亡何竟卒於京師年僅三十六耳王子曰予讀
有功詩未卒業而三歎焉人不可以無年以彼其才
令少戩戩而假之年與余兄相磨切也迄于今颯颯
乎詩人冠矣乃不幸中道夭而猥以良工之朴見珍
於世豈稱有功本指哉雖然嘉隆間大臣子名能文
章家度亡踰有功諸習有功也者謂是編有功朴也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四

子諱
三百九十五

百歲後故老盡矣其人風流節槩澌泯無傳而間有
稱嘉隆間大臣子名能文章家曰張有功則猶藉是
編在也刻是編者爲有功仲子汝紀號能世其家云
張侍御詩集序

某爲兒時則聞家大人言督學御史張公云已稍長
讀國家掌故乃知有名臣張簡肅公而御史者即其
孫也初簡肅公不肯入中秘願爲 國家出死力卒
獲其志御史公選入中秘矣已復出補臺中嘗思奮
不顧身以當祖意故其所建白措置隱然家風矣不
幸遭讒中廢垂三十年無所自見而後以其慷慨餘

畧見之於詩其詩五言古高者追蹤魏晉歌行五七
言律大率多宗杜陵然不爲刻字煉句以求炫乎翰
墨之場其指在攄寫襟懷而已當其新意所出即亡
論格調可也蓋公意不屑以詩人自命嘗訓其子云
比德思上比欲思下其素所抱負則然公歿後而二
子秩程相繼成進士讀中秘書爲名家程官禮部郎
與其善間出其家集相示某幸卒業焉因稍爲次第
之而綴末言於其後要以見公所不屑意而僅僅自
見者已爲足傳如此即公所未見而不傳者可知覽
者當求公志於是編之外

王奉常集

卷之六

五

子伏
三皇高

胡元瑞詩小序

蓋余所亟稱文章之士曰李本寧胡元瑞本寧余畏
友亡論其矯矯無前已元瑞余年家子於詩直以年
行相推耳要其卓詭宏麗奔詣秀出非余所及也元
瑞本弱冠從父遊京師則已名能詩歌聲籍籍余願
見之而無繇乃丙子歲過蘭溪元瑞方獲雋將計偕
余幸覩焉談秣過丙夜元瑞出示所爲詩爲之擊節
賞歎越歲再一過之元瑞輒趨迎爲具執通家禮甚
恭而詩每見愈益奇進是編蓋其一歲中合作也遺
味刺玉猶足掩映一世矧乃撮標選勝何疑膾炙元

瑞旣少游中原早脫越吟力追大雅絕不爲柔曼浮
豔兒女子之態故其詩多感慕意氣敦篤友誼有燕
趙烈士風是又足徵其人匪獨雕蟲之業已是編使
本寧見之亦當磬折稱鴈行文而謂余言之不慚也
遂不辭而弁其帙

華起龍遺集序

起龍余從子壻也年十五六時爲舉子業有雋聲其
尊人學士公間出示余余不謂善也學士公悟而亟
易之教不一載葩藻豔發遂以弱冠連上第起龍旣
名家子年少負才眉目如刻畫一時流輩爭趣視之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六

子伏
三頁全

選得水部郎即移疾歸其出而再改客部以不能俯
仰當世歸養學士公歸亡何學士公卒起龍未終喪
毀亦卒余兄痛惜之爲梓其遺詩文僅得若干卷初
學士公好爲古詩起龍承家學亦多爲古詩其它有
志而未暇也其歸養時頗欲以暇日大肆力爲文章
乃不幸遽病以夭而所傳於世僅若此好起龍者以
謂其才當出李長吉上而所見寥寥不副其言語不
云乎豫童生七年乃識之夫七年之木策爲干霄之
材冀爲明堂之棟可耳七年而遽剪伐之輦以之明
堂不稱則諱而謂非豫章此不栽培之過非豫童罪

也世所望起龍者得無似之乎起龍非獨於文然也其爲人少長富貴盛氣自適不知人間世之難已稍涉太行之麓則翻然易慮願爲密理蓋其才性觸悟類然藉令天假之年使鬱而就深沉之思一日千里敵未可涯也此寧獨其文哉馬新息云良工不示人以機起龍吾所謂豫章也天胡生若材而早其剪伐乃竟令以樸傳悲夫曰若是則起龍所不欲示而余兄爲傳之者何曰起龍集世知起龍望之耳今其五言詩具在讀者掩其名而試求之即未可入建安黃初有如雜之王儲間饒愧色乎 國家重進士選歲

王奉常集

卷之六

七

三百五十一

可百人位不起龍卑年不起龍下死而湮沒者何可勝道倘世有誦其詩而好之者知學士公有子起龍其猶恃此樸也夫或曰學士公巖居稿清婉可傳而選起龍佳者附其家乘此亦一奇也余試以質之余兄然否

李唯寅貝葉齋詩集序

唯寅與余交在 莊皇帝初而唯寅時爲小侯詩筒盈篋內矣其爲詩迄今凡三變云年少氣盛有觸易形意恒在多既得于鱗詩習之乃檢括爲深沉之思刻商引徵宛似其家言已稍稍縱其性靈時復脩然

自得博採旁引未見其止此唯寅詩大較也唯寅間嘗問余爲詩家言者其人類渺險側何居余喟然應之子毋自推引凡爲詩非謂其人必賢也又非謂其人顧賢于立德立功之士也譬諸繁英妍卉點綴化工游人士覲而醉心以爲少有所利之不可夫詩於道未尊 國家不以程士鄉州不以充賦仕而談者罪諱而觸者禍然且士爭趣之何則其情近之也如令海內有釣奇託捷詭故不情之士安所取是乎始唯寅大然余言余乃今於唯寅卜之也夫士於詩誠無所利之乃其性靈所託或緣畸於世意不自得而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八

四頁

一以宣其湮鬱於詩即當世無當焉而思垂之來世以自見若然者猶有待也 國家重世勛諸功臣帶礪徧天下百七十年來拖緋橫玉亡慮百千輩間有能刻意爲詩者誰乎蓋其人旣席世封時從齟齬間起奉朝請玉帛子女狗馬之養靡所不快意稍持緩步飾容止即坐而擁節旄握金印是安所事詩乎非有深解篤好者不能沾沾於是余所聞詩名世者郭定襄其人定襄起將校得之身披堅執銳於邊雲塞草間已復謫戍老困思歸而後詩益工則其詩要爲有所助之非諸徹侯比也唯寅自爲兒時已心好其

說際盛世極人倫之幸非有牢慙此離之感迫而動乎其中乃其所旦暮是營者一切寄情於詩既已折節下韋布之士不憚數盟會而詩成所託之乎爲名者高齋貝經西方空寂之教也視其身若萍寄於節旄金印之中而其志乃軒舉於玉帛子女狗馬之外明興以來徹侯中一人而已是其於好無所待也其於工無所助也故余於唯寅謂吾黨士難之也於戲聞余言者寧獨於唯寅詩得之乃併其人可窺矣始唯寅最好余詩爲捐俸梓其四集及是貝葉編成而朱生來以序屬余余不文於唯寅誼雅不得辭報施

三奉常集

卷之六

九

宋
三言全品

道也不然以唯寅才地長安故不乏操觚客木天貴人片語連城是寧無當唯寅而必一南州計吏之藉手哉然唯寅春秋方鼎盛其詩將益工要以信於後世故非余所敢任矣

彭稚修詩集序

始余爲郎長安中識稚修於曹甥子念也子念盛爲言稚修有文章意氣余時僅一再識之最後過蘭溪而稚修爲學官稍稍得傾倒見其所爲詩然是時稚修病矣會其令與邑大豪閔稚修雅善令率諸生助之理豪爲蜚語聞上稚修度不能勝棄官歸豫章而

里中妬者大快其事稚修意益不自得疾竟甚卒稚
修居里中獨善王孫貞吉卒之日顧謂貞吉曰吾遺
集必以付子念而丐王先生序其說余聞而悲之已
竟挈其集歸子念子念業以死友自許則爲簡其可
傳者付諸梓共得若干首云豫章之俗好談性命政
術不喜爲古詩而持論繩人特甚稚修自爲諸生時
獨心好詩性落魄不拘小節又好交海內賢豪長者
以是動與其俗左然實慷慨自喜士也其詩上下風
雅而力追當世之作者當其遇合指事引類婉麗清
切颯颯乎嘉隆間名士儔也旣數困春官未能一意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十一

朱
三百九

爲聲律之學而率意應世之言又多爲子念掩護削
不入梓海內之好稚修者喜其詩足傳而不能無望
於寥寥矣太史公有云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稚修
未爲學官時不稱窮逮其棄而歸歸而病可謂窮且
愁矣今天假之年意有所鬱結一託之詩以自見其
足斐然成一家之言無疑也士窮不足憐窮而繼以
死多所未竟乃足憐嗚呼稚脩死矣雅所自負寧受
妬無寧受憐嗚呼稚修乃竟以妬不勝憐死也悲夫
聞吾言而憐者獨吾貞吉子念也與哉

卓漱甫詩集序

始余識澁甫於梁思伯坐也當是時長安多賈人子
爲貲郎而皆自名能詩日買聲利行卷公卿間至竄
名華陽社鏤其集以夸旨者幾令詩道廢矣而澁甫
居其間朗耀自別然余猶謂其人膚立耳別久之客
多言澁甫慷慨士非此曹偶也已稍稍得其詩讀之
如其人觀所作行草翩翩如其詩余於是恨知澁甫
晚歲丁丑過唐栖以葛巾訪之澁甫家闔闔中而別
業爲竹林禪室甚雅邀余往談賞良久始醉之酒醕
酌別去又二載復過西湖澁甫追而操舟爲具則益
懽時澁甫所莊事者葉山人山人與俱來遇余皆有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十一

元
四〇八

作而澁甫詩出山人上佳甚即山人亦自謂不及也
於時玄雲卷翳湖山并色膏雨如注頃之雨歇奔雲
遽歸群岬盡出倏忽千變扣舷而歌澁甫之詩蒼翠
泠然欲令作響其詩今載集中可徵也余以謂澁甫
位不踰執戟而游多長者家不離闔闔而能以素業
自持產不踰中人詩酒之豪聞天下則諸君子類能
言之矣獨其與余交始之皮相而終之心賞如此即
余兄序首引余爲言而余寧能後諸君子終嘿嘿無
一言乎澁甫詩故多膾炙人口而是詩又稱壓卷終
已嘿嘿亡論交道何行且爲湖山所咲然則澁甫於

詩不必以余言重而余於漱甫且以是詩重是烏可
無言也若其具諸體彬彬述作自有知者余不論

康對山集序

王子曰夫文至弘正間盛矣於時關中稱十才子而
康先生德涵爲最然獨最偃蹇至削籍以死余至關
中首索先生集讀之恠其盛名之下所著僅此而時
亦有曼衍亡當於情實者馬伯循傳先生首舉其張
氏族譜乃集亦不載以爲疑亡何先生之子鄉進士
榕來盡以先生遺集見付乃稍卒業而歎其鉅麗然
其爲曼衍亡當於情實者亦益以衆則何也先生當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十一

三頁全三

長沙柄文時天下文嬖弱矣關中故多秦聲而先生
又以太史公質直之氣倡之一時學士風移先生卒
用此得罪廢而使先秦兩漢之風至於今復振則先
生力也旣已放廢無聊稍託之聲伎以自耗其硯磊
之氣不能作下帷腐毫生活而家居久名益重海內
丐文者無虛日先生間以絲竹麴蘖之暇應之而門
生子弟亦時有爲代筆者以故不無蕪譌至其爲詩
樂府蔚跂故是風雅所寄而五七言古律間多率意
之作又慕少陵直攄胸臆或用時人名號爵里或韻
至便押不必麗於雅故此自先生志雄一世由我作

則或以爲不當併削然余謂椽也爾其爲康氏志也者則可留爲千載之下重康先生也者則不可留夫使利吻後生執一瑕以廢先生之瑜毋寧使獲罪於先生之子孫謂廢其家志哉凡二集中鋪叙亡關係者必削率直亡蘊藉風者必削命意就時離於大雅者必削總之舊集之削者十之二三而遺集之入者十之三四彬彬乎足成一家言矣於戲獸畏網羅人惡僞異命不諧俗死猶煩人先生少負雋聲爲廷對第一人意將兼舉經濟潤色之鴻業不幸被惡名以廢其志事旣無所表見而放浪形骸之外又爲禮王奉常集

卷之六

十一

右之
言十七

法之士所繩獨所可不磨者有斯集在乃又以砥砭湫良壁叢篠穢美箭是先生之窮且併其文爲異趣者擲掄此寧獨康氏子孫之羞亦斯文後死者之責也是編也出即不敢謂盡得先生之心抑或風雅備焉覽者循是以求先生未白之心庶幾哉千載人豪思過半矣

曹太史文集序

張季鷹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余以謂季鷹非真立名者直自遣耳今夫里巷推魯木疆之夫自顧無所自暴乃始甘以其身俱盡稍一挾不律

舒側理仰天嗚嗚而歌則其志未嘗不思見於天下
後世也矧夫憑之以秣菑之名而席之以木天貴人
之業吐辭則金石流聲攄藻則風雲假色若而人也
自非兵革之動勦錢穀之焚那未有廢而不以其業
自見者甚哉名之于人難逃也若余所見金壇曹太
史則異於是初太史以應制文冠南宮天下士交
誦其文謂不似從人間來也已廷對爲第二人燃

藜天祿閣中名愈益著求一言以自潤者屢常戶外
滿太史若爲不得已者而應之不幸病一足偏短而
性跣弛不媚權貴人卒爲所中罷去已又以容奸利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十四

古之
四百六

事株累至削籍死其才足以發之於文而抑鬱牢慙
之感又足以託之文以見乃彌不自稱說當其意所
到即裨官小令必出新意所不染寂寥短章弗屑
也稿就或爲人持去亦不惜其迹常在聲酒博奕之
間而其趣常入頽墮靡泊之境其韻使人泠然可喜
而其意常淡然使人不必傳以故屬續之辰預刻死
日不亂類有道者而搜其囊稿草與其金俱羽化盡
矣子壻于生其悲其散逸爲家別尸括得十之二三
梓集以傳而門人張太守謂其詩學青蓮文學太史
公今具管中一班可觀也或以爲太史無意爲文而

于君爲傳之非其意夫以太史之才與位與名天下所厚望飶其膏而狼籍其珠璣者至幾不得其片語隻字而僅僅賴于君以傳曰此曹氏碎金也使讀之者喜其不凡而恠其易盡以斯爲太史已矣則其意亦畧可見矣嗚呼其爲自遣者耶其真能逃名者耶始余從弱冠受知於太史而于君以序請故爲述太史意如此

仲山先生詩集序

仲山王先生世所謂高人隱君子也先生致政四十年凡所歷覽感遇寥廓鬱幽之致多託之詩是集也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十五

良才
三百六

先生所自謂披砂揀金猶尚盈緡裘如此即舉生平可知矣先生初以孝養歸竟親沒不仕而厥嗣汝明亦以司封大夫歸養如先生先生歿而所爲不朽計多名公鉅卿之筆序其詩而稱說者亡慮十數家言乃汝明以爲未慊於志復就王子而問序焉王子瞿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敢辭汝明曰子知夫離合之趣乎夫辭有嫺而無當者其趣離也文有不必工而當者其趣合也昔者吾先君子好隱而子亦好隱吾先君子好書而子亦好書吾先君子好詩而子亦好詩其爲趣離耶合耶若是吾先君子必吾子之言享

也世懋乃伏讀其詩而歎曰於戲是風人之極致而
盛德之遺範已余小子何敢序焉姑述所聞詩之來
也蘇李濬源建安揚波潘陸衍藻顏謝摠葩斯皆一
時之偉人也其道蔓延莫盛於唐然吾以爲鮮潔矜
雅無如王右丞簡澹夷曠無如韋左司廣大自在無
如白香山之三君子者類以性情得之故所爲冠絕
時人也然皆終其身而祿食焉何也若吾仲山先生
官五品遽筮甘節而歸詎不超然三君子上哉綠蘿
之菴漆塘之麓終身欣然絕塵滓故其詩脩然而清
遠書勝染素流播寓內則風流所宗也故其詩翩然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十一

良才
四十八

而多姿天錫純嘏三世盛德孝養蒸蒸然故其詩溫
粹忠厚而有家風古詩出入魏晉中揖陸謝下掩王
韋洋洋盛矣律詩自開元大曆以下靡所不有即具
幽深無妨廣大大都白傅之伯仲云莊生有言詩以
道性情先生之於詩得所道矣冲養玄詣有唐諸君
子之所不能得即有得之而不能兼者故宜其言鉅
麗而必傳也與汝明聞而識之曰甚哉王子之知言
也吾向者固窺其趣之合也王子瞿然曰否否夫仲
山先生好隱而余亦好隱先生好書而余亦好書先
生好詩而余亦好詩獨先生好有盛德以貽其後而

余好有涼德以愧其先是余與先生所合者迹也而所離者神也若是則吾安敢謂知先生也始述所聞者叙之而已

鷓鴣集後序

鷓鴣集者黃州守鄒君彥吉以自名其集也託于卑而名盛德也墻東王子讀其言而歛衽曰詩道盛哉洋洋乎其隆萬之間乎夫唐之人主以詩登士士之工乎此無惑也士業繇此登吾以謂高者當在帝左右任密勿顧問之司次者乃以試州郡諸散秩及屈指而計其人乃多不然開元以前人主常命侍臣應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十七

良才

制蘇李燕許之流猶執文柄厥後實寥寥焉若權武諸公未當作者而詩家所推李杜顧在下僚即高岑劉白韋柳之徒大率多爲刺史郡守若韋蘇州柳柳州千載後以其州名不易也詩道之廣不必臺閣在唐已然矣我國家用經術策士選入史館者始以詩其用於世彌狹然士之好之者浸淫日廣角竒競秀巋然踵立即開元天寶間亡以踰之若吾彥吉其一也彥吉成進士年甚富爲繕部郎不六載選爲黃州守黃號難治彥吉臥閣而治之聲籍甚天下以爲任職吏彥吉始刻其詩於郡齋天下又以黃州守詩

人也其詩縱橫入手靡所不愜爲古詩古色黯然下
視韋柳爲近體秀色可餐駸駸逼高岑而上也讀之
使擦觚老生目逃舌咋而避三舍彥吉位且益高詩
日益有名所成一家言當不可涯量顧其使人口膾
炙始自黃州天下士爭道鄒黃州矣夫黃州故彥吉
之一枝也不必上林然吾安知一枝之爲小而九萬
里之爲大乎吾又安知一郡之爲一枝而臺閣之爲
九萬里乎若吾彥吉其可謂妙於自託也已

歐楨伯西署集序

歐先生楨伯嶺南人也嶺南故多嫺於文辭而歐先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六

良才
三賞

生爲最尤好爲古今詩歌當其有名諸生間氣蓋嶺
南俯一第不足拾取然數上有司輒不利竟以常調
爲文學掌故故事掌故歷郡國學即止不復遷歐先
生所歷皆上考遂破選人格爲國學掌故居久之將
選入中秘弗果已遂遷爲廷尉平廷尉平皆以進士
秩居海內談稊者欣欣然思破藩籬冀上徵用皆
口實歐先生矣先生無他嗜好所居不携家嘗以一
二奚奴自從日擁被吟而從者化之亦以能詩聞所
與交海內賢豪長者一傾蓋語或偕賞眺必貽之詩
歌而人亦爭願得先生言以自愉快故所在成帙若

浮淮諸集絃誦海內而及是則稱西署云廷尉署與比部鱗比而西故皆得稱西署比部事簡而徒衆諸郎多肆力爲文章若李徐輩及余兄元美先後聲施矣廷尉屬不稱劇於比部而寡徒尠唱弘正間僅得一徐廸功無幾何下遷博士去所稱翩翩年少以廷尉屬名者當評事倫一人而已今其詩具在當歐先生孰多且旨亡待其所私故能辯也上下百年內徐廸功繇廷尉平左遷博士歐先生繇博士右遷廷尉平相望兩人耳夫物不有以少爲貴乎自先生用掌故得廷尉平天下以爲少而貴之而先生亦自託王奉常集

卷之六

九

良才
三百十三

於西署以見

上恩然以余所聞知廷尉屬亡慮百

千人而所表見厯厯二三君子由此言之所貴少才安在乎豈西署之重歐先生將歐先生之重西署也先生繇廷尉平再遷留都水部大夫清淮寒塘之句日多必有繼而爲先生序者余請以茲序爲前驅云

09697

